



列聖王御制衣

正宗大王

文

說 贊 銘

題 緣 志
跋 起

叙 上 倡
梁 文

問 目 禱 著

二十

共二十二

16
2312
21



說贊銘題跋緣起忠叙

上梁偈冒禱著

編周公全書說三首

克己說

益安大君画像贊

會心窩銘

中心亭

栗谷研

蔡濟恭橘杯

李文源橘杯

西山大師画像

李旼秀木履

須董

弘于一人齋全書檄

孝廟御札跋

瓊屑餅緣起

喜雨樓志

隸陣總方叙

皇極編撰緣起

壽康齋上梁文

御前親幕

栗谷童蒙要訣

新園定號

梁訥齋奏議

芙蓉亭上梁文

諭賓廳諸臣

宋言慎家藏宣廟御筆

家藏宣廟密札

題晦齋續大學

退溪簡帖

皇朝諸將書畫帖

奉佛祈禱偈十首

求諸園跋語於四閣相音 公車文集

挹翠軒集

選正宋詩

全史詮評

千歲曆

示雅誦

杜陸千選

城圖全篇

司勳政義

或問感興

印頌息重經

五經百篇

周公書編輯

送痘神

題大學類義

問明德

律英

示史記英選二首

易林補遺

菊製

俎豆錄

示手園校正五首

菴宇攷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七十六

正宗大王文

卷之七十七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六

正宗大王

文

編周公全書定朱子語錄說三首 已未

權然後知輕重蓋權之一字無處不在此非反經之權而即稱物之權也故夫子刪詩書亦謂之權焉予於清燕之暇竊有所權衡於周公朱子之書者而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文字之同异自不無斟量輕重之間而譬如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弧不弦矛不鋒而後四海謂之一軌予於

斯雖欲述而不作既不敢自信於一秤秤來則仁智殊見權而度之惟在於博採而廣撫凡覽此者各盡其意則其從其違惟予有權云耳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聖人者所以為章於天下後世者即惟曰人心道心之說也曰勅天之歌也曰皇祖之訓也曰盤之銘也曰姜里之演卦也曰几杖刀劔之箴也若典若謨若誥若誓之體乃史氏之所述而非所謂六聖人者之作也及至周公始有義理文字之垂範而著則者詩之七月東山等篇書之無逸君奭等篇易之兩象六爻禮之周官

是已蓋周公之教人也其行則孝悌忠信其職則灑掃應對其君子則勤民重農其小人則親上事長而統以言之粹以明之則曰詩曰書曰易曰禮也德化配乎天地昭廓侔乎日月啓義理之關鍵為文字之祖宗真朱子所謂聖人經歷寫在冊上與人看者也但其篇帙出於三代之時而無專門著書之法也故夫子取其所述者分配於四經之中而未有一副全書如論語孟子則斯文之經典也雖以庸學言之千五百年寄在於戴記之中而人不甚知也逮有宋二程夫子出而始表章之

分以為二竝列論孟而為四書曾謂元聖之聖焉而尚無會宗之篇帙豈可乎哉就詩尚書易周禮編周公之所述作而為一書因以詩之朱傳書之蔡傳易之孔子小象禮之疏用箋註家例共為編載而名之曰周公全書則在周公雖無加損在後學尊經慕聖之方未必不為萬一之助矣

聞之前脩曰八股行而古學廢大全出而經說晦何況於裁割聖賢之言語創立彙類之部門失謹嚴之體而犯捷徑之嫌者乎張敬夫類洙泗言仁朱夫子尚謂之入耳出口今以朱夫子之所言類

之為書反昧朱夫子之所戒豈尊尚悅服之意哉朱夫子語錄有四其一李文惠公持節池陽與潘葉二子同校三十三家所錄而剗削之黃文肅公弁其首即所謂池州朱子語錄者也其一文惠之弟三峒翁又將四十一家所錄刻之鄱陽學宮即所謂饒州朱子語續錄者也蔡杭以其祖季通答問翁季錄及楊吏部寒泉語并與包顯道所錄而刻之即所謂饒州朱子語後錄者也吳堅以二十九家所錄及未刊四家而刻之即所謂建安朱子語別錄者也若語類則黃壺山就九十八家之文

字鈔節而離析之或有一條裂以為三四者此所謂語類大全而眉州有一本魏鶴山序之徽州有二本蔡杭王佖序之景定間黎氏靖德合語錄語類而刊之及至 皇朝葉蒼霞又重刊而遂流布於四海語錄則寢微而不傳矣然而金溪之學殆遍天下甚至有王陳諸人而 高皇帝崇獎朱子之盛德至善黜而不章竝與語類而板本刊弊不復刊矣當壺山之始類語錄也鶴山亦云非朱子之本意則以誦法朱子晏然號於著作之林而不覺其違朱子之歸者果何如哉他書尚不可况朱

子之言乎若以此例例之於論語則藉如言志章子曰云云當入於訓門人條矣子路曰云云當入於論兵條矣求曰云云當入於論民財條矣赤曰云云當入於禮條矣點曰云云亦當屬之於理氣條中矣如是分張如是區處其酬酢問難之際師弟相與之美春風時雨之象更於何處攷之哉蔡杭之言曰論語一書乃聖門高弟記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訓後世朱子語類之編亦倣是意語必以類相從豈論語意也當時亦有此論可謂不易之公案且於目類有朱子云者論語孟子曷嘗有孔

子孟子之為篇名者乎盈卷滿帙林林芸芸無非朱子之咳唾則忽於瞥地出朱子為篇名者可謂推不及處而三經在四書之後中庸在孟子之下大學在論語之先又何等凡例也顧予四十年工夫在朱子書二帙而編摩為書者亦多種矣欲以九十七家語類統以合之三十四條目類刻以洗之篇名則一從廖德明輔廣等姓名有如論語之公冶長子路孟子之公孫丑萬章則朱書之與經書相表裏者始可以發明於來後而體裁之典重亦可以有辭於斯文矣

右二條即予耿擧者以經書而分十翼以洗王弼諸子之謬以語錄而自二程至上蔡無不考次而釐正者乃朱夫子富有之大業也予所云然蓋欲法朱子也

克己說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

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

益安大君畫像贊

丁未

贊 聖祖之龍飛而占龍田之見賦公子之麟趾而留麟閣之面銀潢王派之系跡起豐沛礪山帶河之誓功齊恒泰于以胙茅乎百世而克壯王京

髣髴乎七分而如見平生彼原城燭地之光焰吾知其安襄公精爽之所燬

會心窩銘

并序
戊戌

窩處樓臺間繁華地方未過丈餘制度小而締構精樓臺之繁華不足以易斯窩之窈窕也機務之暇薰爐整襟則可以心會於理又可以心會於道斯窩之資予豈曰淺少也故名是窩曰會心廼作銘以自警銘曰

有窩突如兮言六其楹兮蓋寓戒於侈泰兮卑且小兮不日成之兮遂不事乎綵繪兮暈之飛兮鳥

之革兮翼之以瑞霽兮鐸之警兮几之靜兮障之
以叢筏兮于以燕處兮澄吾心兮怡然理道之俱
會兮煩而靜兮養又察兮惟斯窩之永賴兮

中心亭銘 乙巳

終日射帙展也中心吾以名亭僕臣是欽

栗谷研銘 戊申

涵婺池象孔石普厥施龍歸洞雲潑墨文在茲

賜原任提學蔡濟恭橘杯銘 辛亥

蒙瓠瞻椰异乎人寶誰掌觥史橘中之老

賜成鏡監司李文源橘杯銘

剖三寸黃挽一斗白弗頻以少伊文園客

手大知廉財身健知遠色所不知者節飲揭此

酒令許卿淺淺斟

西山大師畫像堂銘 并序。甲寅。

釋家之通稱曰沙彌沙彌者息慈也謂安息於慈
悲之地也故佛有三藏而脩多羅為首佛有十回
向而救衆生為首槩戒律也禪定也智慧也無一
不慈悲乎究垂而法界之功德在此恒沙之福田
在此無上哉慈悲之為教也後世之沙彌則不然
雲水瓶遊心於實相之外翠竹黃花比身於無

情之物而吾儒遂以枯木死灰譏之非吾儒譏之也後世沙彌自詒其譏也若西山大師休靜之為沙彌也其亦不愧夫息慈之義乎始焉腰包杖錫徧參諸方樹法幢為人天眼目則雲章寶墨寵賚優異至今與貞觀永樂之序爭耀於梵率蘭若間中焉顯發宗風弘濟國難倡義旅為勤王元勲則腥羶妖氛應手廓清至今使方便度世之功永賴於閻浮提無量劫終焉隨緣現身緣過攝身尋因果為上乘教主則梅熟蓮香倏到彼岸至今有望儼即溫之像受頂禮於西南香火之所如此

然後方庶幾乎濟大千惠塵境曾面壁數珠磨甑作鏡之謂慈悲乎曾廣建塔廟多寫經律之謂慈悲乎予因西南道臣之請其影堂額賜南曰表忠西曰酬忠命官給祭需歲祀之以今歲甲寅追洪武甲寅賜詩善世禪師之故事為之序若銘俾揭諸堂予雖未習佛諦而嘗聞法華之義解矣曰偈之義如此方之序後銘則此之銘固梵之偈也銘曰

佛日初照慈雲為經浩劫單傳囑付丁寧問其誓願孰非施舍義海茫茫津逮者寡福國多祐高僧

應期卓錫一喝魔軍離披天晶月朗波恬浪平優
曇鉢華涌現東瀛歸慶赤縣返真青蓮肅穆鐘魚
禪燈孤懸名流竹簡道存貝葉寂鄉鉢寺交暎眉
睫報祀伊何蒲饌自官儻布靈貺長蔭旃檀麻稻
竹葦匝域翁若匹周富庶媿唐耕鑿八萬四千子
孫同樂予即阼之十有八年甲寅四月初八日安
于表忠酬忠之祠中

賜內閣直提學李晚秀木屐銘

并序
丙辰

射的有獲侍射者進古風之紙則宣賜之物書其
紙尾而與之射壇故事也至直學古風問所求者

何物適有閣僚言其公退躡屐之事事近脫俗乃
以木屐一部賜之又題銘詩數句申勉不染汙俗
之戒仍使今日造公諸僚步此韻俾各交相勗率

銘曰

齒宜謝山蠟如阮星聲識漢賢躡為趙卿視之考
祥可質羲經譬之弼諧可做唐廷

頌薑銘

并小序

春以種薑賜近臣故事也薑者疆也有疆
禦之力去穢惡通神明令人久服而祛漸
染之舊躋粹然之域予獨愛此信筆書贈

不臭故不撤予嘗聞之聖人贈辛非贈甘予嘗求
之近臣彊所以禦邪而其性到老愈辣予竊有望
乎志氣之清明如神

弘于一人齋全書藏銘

并序
庚申

弘于一人齋全書者即予所著述也予自三歲授
書粗聞君子之大道未始以修辭自許也然而酬
酢機務經綸事為之間以形容其言語刻畫其聲
烈則自有不期工而工者豈予好文而然哉學則
宗鄒魯治則尚三代入德則曰格致誠正範俗則
曰禮義廉恥而辭達而已也雅不喜收聚任其散

佚而矢口成篇不為不多嘗於啁哳嗟哢之俗礪
我心者有焉遂以詩草畀之炎火文則留若干篇
設內閣建官取春邱作命之曰一集而屈芟曾棗
祇可供一粲耳然瑚簋之器朝覲之服原其始則
野木繭絲予於此亦云若所謂二集也三集也四
集也即閣臣從邱報所頒及布人耳目者類會而
部居之予未嘗凡案而河漢者于今二十有餘年
又其未及見聞而未及載錄者以予太陽之證因
文玩世徃徃有魁氣所使不欲脫之中衍於其中
既無不可對人言者則差待義理之愈明規模之

益定始許其共編亦未為晚也前歲之冬閣臣就類部之本既又釐整為一百二十卷繕寫以獻而各體則俱存焉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饌之和非取乎一味此豈非晦翁自編牧齋藁之義而師之存而道亦存者不其然歟遂序之紙攸攸凡三層層之廣劣容三冊其長視其廣比諸國子之鼓篋鄴侯之挿架陸公之盈麓葺則同而其為制也甚樸野依然有不斲之餘意也有作矣斯有錄有錄矣斯有編有編矣斯有攸有攸矣斯有識識者所以識其事也卷之則藏於斯放之則千載之

遠如一日四海之衆如一家黃流玉瓚挹之而有芬清廟朱瑟澹然而相諧幸免梔辭蠟言之歸則後之覽者仁謂之仁智謂之智非予之所知也昔蘧大夫欲寡過者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明年予年五十也若知其為非則是集也安知不更編也然而區區所恃於中者則已不惑焉君子之道三政是自道者非耶但聰明不及於壯時造詣有媿於初心予豈可以種學居業卓爾有立云乎哉顧予對越敷錫之眷丕承艱大之授勤於保民急於求賢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登之文字從

腔血流出則亦自有不可誣者矣銘曰

予嘗聞有德者必有言動盪乎風雲之表而充滿乎宇宙之中倬然其章廓然其公登顯噩而盱權蓋有似乎化物之春工惟予專精覃思之所湊泊雖不敢遽擬於道統之傳若其經經緯史竊自有得乎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程朱之緒餘者尚亦不問可知為萬川明月主人翁

孝廟御札跋 丙申

我孝宗大王於先正宋文正公禮待際遇後之人比諸魚水之契其所賜手札凡幾紙而原本

其後孫納于朝置央室而中失所存者摸本也惟予仰聖朝之有此良弼恨先正之不與同時命取而敬覽寶墨煌煌雲漢昭回君臣之間與之明義理正事業之苦心至誠百載之下猶不禁想像而起予奉而屢閱不忍釋手略記數字以識曠感之意

瓊屑糕緣起 丁酉

瓊者瓊山之謂也屑者精英之謂也糕者茶飯之謂也即又瓊山說便考之意也予酷好瓊山大學衍義補蓋嘗歲課一覽而其有得於為學措治之

間者多矣及夫臨御以後既無以汗漫肆力則不
廢歲課之方惟有鈔覽一事於是依其門類撮其
精英常置座右用作茶飯此是書之所以得名也
凡數晝數夜而書成內閣待教徐龍輔對校其目
曰審幾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
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
刑憲曰嚴武備曰馭戎狄曰成功化末附以進表
與原序歲戊午取真丘二家書編成一書名之曰
大學類義蓋所以卷之而約放之而博與
此書相
為表裏

喜雨樓志

予名新建之樓曰喜雨喜雨而名其亭古也歲丁
酉重建斯樓嘗天旱久不雨垂月餘工役始而雨
左右曰瑞也名斯樓喜雨可乎予曰未也雨未滂
沱田將蕪矣曷云瑞又數月而不雨左右曰樓成
矣予命夙駕共近臣言止于樓而天作雲沛然下
雨左右復請以喜雨名斯樓予曰可顧近臣曰歲
可大有而民樂業喜其大矣古人之以喜雨名其
亭欲以志喜雨之喜也心而喜喜雨而志之則志
乎心不忘可已惡乎名其亭心者已知之而人之
知弗與焉志乎心則已獨喜其喜而不與人共喜

也故喜之大者志乎心志乎心之不足志之於物志於物之不足遂有亭之名焉於是乎其喜之志也大矣故名斯樓曰喜雨樓云

隸陣總方總叙

庚子

武藝作隊軍假以掖隸之號宿衛大內近所謂武藝別監是也分置二番間三日私鍊四孟朔合閱行之幾年迄無圖式歲庚子夏始以操式陣圖彙纂一書命名曰隸陣總方隸陣云者以掖隸肆行陣也自是哨鍊之規罷而屹然為一營體制又設馬步兩隊以助本陣輔車之勢外此形名號令之

品式略加折衷勘定其義例錄于左方

皇極編撰輯緣起

甲辰

我朝士大夫高言議重名節彬彬郁郁誠有可觀轉而至於激激而至於睽樹黨分朋不得為君子之爭而色目二字肇自宣廟乙亥其後有百派歧障濶無術雖欲溯求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忠黨匪類之所由別漠然無所依據隨人口吻因是因非不亦可笑之甚乎乃取公私文蹟廣加鈔輯作為此篇而始之以故相李浚慶破朋黨之說終之以故相趙文命蕩平之疏者蓋有微意存焉至於

各黨中小小闢闕只關一己利害則不須紀載而其或稍成標榜未甚張盛者竝以附錄著之於時論之下如史記附庸之例又如凶論中悖理文字宜在剗削而其有關係事實賴覺是非者竝皆悉錄無遺其目曰東西以南北附焉曰西南以大北小北附焉曰老少以峻蕩附焉大抵予所以編此書豈欲其推波助瀾教孫升木哉祇為士君子言論本不當道聽塗說苟然相襲且使有公眼者平心讀此則未必不有助於懲前毖後開拓心胷之方云

壽康齋上梁文

乙巳

明堂闕左右之个七筵八窓箕範叶九五之徵上棟下宇嘉名肇錫君子攸寧迺瞻壽康宮基即在重熙堂畔黃河啓一清之運東井著靈紫闕占萬年之祥北辰環極想 聖祖龍興之烈皇圖載胥宇之功詒後孫燕翼之謨地氣護肯堂之所飛甍接於彤陛非無視朝之法衙畫闥連於青闈別構講學之新肆惟其苟完矣苟安矣迺見美輪焉美奐焉工省漢帝之築臺自成眼前突兀義追周王之起園粗有心上經營翬檐複廊直是容膝而已

涼臺煥榭奚取觀瞻為哉華封祝聖人介以眉壽
王者錫汝極受之色康茅茨土階雖吾廬之洵美
竹苞松茂冀廣廈之庇寒般儻不二旬而成閭闔
納四時之景華構耀日佳節屬黃花之香觚稜披
霄層軒接翠雲之色燕寢慕早宮之治僅容延客
而度書鶴禁行開筵之儀兼寓遇慶而識喜福衍
則百奚但予一人無憂基鞏於千抑亦與萬民同
樂圖書靜暇入我室者賢士大夫龜筮協從卜是
日也清明昭朗爰頌梁舉庸貧杵呼

兒郎偉拋梁東壽曜分明秋中曙色重陽門外講

聲來自青宮

兒郎偉拋梁西祥暉遍照璇題龍樓曉寢來候一
點前星聽雞

兒郎偉拋梁南紫閣朝朝晴嵐蒼翠影涵繡幕百
僚齊獻嵩三

兒郎偉拋梁北衆星環繞宸極六宮新播歌謠爭
取花籌添屋

兒郎偉拋梁上金門早朝初放錦帕頻開萬筵義
經先講明兩

兒郎偉拋梁下八楹新帖純嘏蓬萊深處香烟朝

罷萬幾多暇

伏願上梁之後惟萬斯歲得一以寧明德日新視屋漏而無愧休祥川至履廣居而孔安

題御前親幕題名帖

丁未

幕者帷也古者為將治無常處以帷幕為府舍處帷內佐將治者稱入幕之士左氏曰合謀也張幕矣漢史曰運籌帷幄皆是義也我寧陵朝講修復之策繕練戎備揀置藩館隨龍之人賜號親禪手署花押於傳令以寵之自後仍隸寄祿官設直舍於禁中輪番供宿衛今所稱別軍職蓋不敢以

親禪呼也予御極稍廣其選武班閫帥以下咸預之旋以御前親幕四字扁其直舍另摸一摺藏之新除輒印給左方列書先進名姓著為式予惟出入禁闈人臣之大願職且親地且比行則扈蹕止則承安所謂呼吸直通帝座者此也豈直為韎韐之要津華貫人之望之亦若登仙然其寵遇也視閣學士相軒輊而所稱副之者在其人噫衛青一偏將也受轂開幕府舉左右旃得趙充國為前將軍又得公孫敖為後將軍凡我入幕之士盍於是為準若制中權汝惟腹心若禦外侮汝惟干城

汝乃敢自暇而自逸予閱此帖書此以警之勗哉
汝入幕之士

題栗谷手草擊蒙要訣

戊申

慕其人必讀其書讀其書必求其心即心而便其
人也是故尚友者未嘗不以書為先而今以所慕
之人之書重之以手自點竄之蹟則并與其心之
著於畫而將有所默契于中其於求心之妙不既
愈切矣乎李文成予所尊慕也讀其全書想見其
人近聞臨瀛有所草擊蒙要訣及遺硯亟取而見
之點畫如新終始若一明粹超詣之姿光霽灑落

之象藹然可挹於開卷之初忽不知去文成二百
有餘年非有待於讀其書而然也夫妙契疾書是
公之思之精也即此是學是公之居之敬也由是
而求之修齊身家之工堯舜君民之策直不過推
將做去後之慕公而求公心者其有不賴於斯卷
者歟然是書乃小學初程也為臨瀛子弟者徒知
愛玩於手澤之遺不務深究乎嘉惠之志則豈不
反為茲鄉之恥而如欲進此而求亦必讀其全書
而後為可也予因此別有感焉曩於嶠南得李文
純手書心經今又得是本兩賢之生既竝一世二

書之出適相先後殆若有待事或不偶而儒風寢
邀聖言日湮每御經筵益不禁不同時之恨也臨
瀛即公外鄉公實生焉所謂烏竹軒者是已後為
權氏有書亦藏于其家權之先為是公姨親也既
識此且銘其硯而歸之

新園定號詢問 己酉

顯隆

顯書曰丕顯哉文王謨詩曰不顯亦臨杜詩曰
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
隆隆報也說文曰豐大也物之中高又盛也

德隆

唐書曰作樂制禮使民知德隆

獻隆

獻字說曰大也謚法曰知質有聖曰獻
隆見上

熙隆

熙說文曰興也和也廣也長也
隆見上

啓隆

啓書曰啓佑我後人

隆見上

秦隆

大戴禮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秦隆

題梁訥齋奏議雜著古今詩卷 辛亥

嘗聞之矣立制非難經制難創之者難為智成之者易于神明此之謂歟始予置奎章閣或曰立制須遵本朝何必宋朝云爾乎予曰諾迺取大提學文襄公梁誠之所以獻于 光廟光廟所以亟稱其可行者以詔之然後廷議咸而閣制立則是閣

之經制者文襄而今特神明之耳其為有功於閣也不亦茂乎然閣之設且十有六年未聞以經制之故實歸以詡之於文襄者予是之慨命閣臣博采公私載籍裒輯其奏議雜著古今詩若干篇附以附錄而鈔板行於世文襄平生好有用之學凡朝章國典兵農地理利弊因革之大端繭搗解剝懇懇為朝廷言故當時之論往往以為儲與扈冶而事效之食於後世如清醜之本耒耜冠裳之起杼柚讀之者可自知之也夫言莫貴於有驗文莫棄於無徵彼藻繪典冊排比聲律挿齒牙而樹壇

死聖御集卷之十一
二十
潭者非不蔚然侈觀也此蓋博士弟子之所務非
君子立言之意雖多亦何與於實用哉我國家升
平繇遠涵養積累深仁久道億世未艾而先王
遺制將次第有立然則斯卷也固經制之左鑑而
閣制特其權輿姑書卷首以待後人

芙蓉亭上梁文

癸丑

述夫如注焉如酌焉由今視昔苟完矣苟美矣雖
舊維新自此生顏以之寓目睠茲水澤亭子在彼
太液池傍五色雲深境切石渠金馬三清天近筵
開賞花釣魚第綠初始年多以致圯側日久體

列聖卑宮之德敢忽克儉克勤在小子肯堂之謨
宜思迺經迺理肆規樞略許小拓而費用不煩大
農交窓迴欄所尚者朴涼臺燠館具體而微遂令
蓬萊仙區便成芙蓉水殿王母進瑤池之藥百子
一房真人泛玉井之華十丈雙蒂倚風自笑芳薌
織濃含露爭妍明珠跳轉田田葉展龜巢九江之
靈灼灼花搖魚戲七澤之衆物各付物吾以名吾
心如濯清漣知是君子人耳天然去雕飾豈非太
乙仙耶惟上棟下宇之規蓋取諸大壯凡入室升
堂之士并視以家人天光雲影之徘徊綠水青烟

之鮮豔茲值梁舉庸資杵呼

兒郎偉拋梁東宙合樓開瑞日紅展奉新儀編鶴
禁鴻臚傳唱百花中

兒郎偉拋梁南無數荷花出碧潭魚躍鳶飛皆造
化真源一道鏡中涵

兒郎偉拋梁西濯龍船閣耀新題錦颿得意中流
穩柳嶼花堤一望低

兒郎偉拋梁北衆星絲絡環辰極從今箕野占年
豐爭頌王家九五福

兒郎偉拋梁上銀塘遲日繞仙仗碧芳酒熟留住

賓樂事年年任跌宕

兒郎偉拋梁下一堂魚藻誦周雅八窓開處春無
垠許大林葱庇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奎壁賁然魚鳥咸若水益清而地
益邃日之升而月之恒賀騰萬歲三呼花看千年
一發

諭賓廳諸臣

聞昨筵之教有昨日之啓大是常情之外為臣盡
臣道固難望於今日習俗而如卿等體國者待予
寧容若是昨批辭旨之微晦隱忍意謂卿等之領

會於言外矣今予之固拒非由於謙挹別有所秉之義理此所以遠引明君哲辟之莫不行之近取仰請於先朝而得請之故事已例以證其是禮之可據有秩而其下始言予獨不可受之本意若曰禮固緣情云者指致隆之典禮而言也若曰義以制禮云者指情雖無窮禮無貳本而言也若曰人所謂崇奉云云屬於上句緣情之文若曰非吾所謂崇奉及第一等義云云屬於下句義制之文而又將當制禮處制禮當緣情處緣情兩句以結之者予意以為莫重致隆之典禮雖不敢不以義

制情至於下此一等事當盡吾之情而後已在闕宮則上號之舉不嫌其既上又上在予躬則拒此一款少洩莫逮靡及之此心夫然後情與禮庶或無缺然以知予此心者求之於千載之下略及批旨之尾者已慮卿等意見之或未到於將順耳今見賓啓始焉瞠然旋切慨然且况不以臣等之言為不可云云此何說也昨筵對卿等予果以卿等之言為當然乎否乎年前圖寫御真也標題例書尊號廷臣或有言尊號之不可不受其時予謂監董大臣曰云云云者即昨批微意也大臣言

下將順更不敢發說此大臣為予之心待予之誠豈不若卿等而然乎卿等在股肱之地雖不能先事將順以慰此時之予心乃反以決知其必不許之事備例陳請致惱而受損使予貞固之膈氣如期而作者卿等之心是誠何心卿等若以予言猶以為不然雖將此事仰徹 殿宮殿宮之教亦必以卿等之言為不可似此緣由非不欲詳及於批旨此非可以形容於文字之事也况今祝慶飾歡之時亦不欲提及而然也賓啓還下使承宣傳此筵教於卿等及卿宰處今日賓廳之所請何等莫

大莫重之慶禮且况國體所在尤不可不一味積誠仰冀 慈心之勉回以 殿宮所請之事更為書入之意傳之

吏曹判書榮襄公宋言慎家藏 宣廟御書

密札跋 甲寅

右帖凡七疊我 宣廟賜咸鏡道觀察使宋言慎手牘也第一疊癸巳七月 駕駐龍濟時屬以北路事也第二疊寵頒紬紵以及其老又予以霜華紙時丁酉重陽後三日也第三疊其歲至月之念因其有獻 御賜黑緞仍命密勿附對也第四疊

勞之以任謗盡職其翌年暮春貢筆時也其次又
因其有獻 御賜緞羅紬紵暨清遠香天池茶狼
毫猪穎也又其次獎以鎖鑰之得其人而五疊六
疊皆在暮春之後其七疊則又翌年己亥許以還
洛而賜不老丹比天膏也觀乎下之誠拱上之恩
遇其際合之融洽尚足以求其崖略耳况干戈搶
攘嶽狩久曠關河雖夏軒墀孔邇藹然若家人父
子千里而面譚非外人所敢與知者盛矣哉於乎
當是時左右夔龍袞袞如雲豈獨於若人者私之
云乎哉然君不密則失臣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

非私無以濟蓋 聖人之微意將有以風一世而
倡羣豪焉是豈非後嗣王所可憲章而紹述者乎
後二百有餘年有白其事者迺奉以玩之雲漢昭
回爛然成章若有榮光出而燭于天者予小子起
感而起敬豈可與論於考追蠹而存昌歎也聞其
家故在漢水之南貧且甚不堪虔揭命守臣閣以
奉之宣其謚曰榮襄仍訪其孫俾官以饗之此足
以追 聖祖眷予之志事也歟

又書榮襄公宋言慎家藏 宣廟密札後
即一點一畫之微而聖人之心法存焉故歸藏之

卦岫嶮之碑雖於千載之下儼然如見乎伏羲神
禹也謹按 列聖御製載我 皇祖穆陵朝手書
之賜咸鏡觀察宋言慎者想像乎君臣之際三復
欽歎者久之一日筮臣以言慎家所藏真本進考
之 御製所載同異迭見而凡為七幅於戲今距
萬曆丁酉二百有數十年耳點畫尚無恙雲章煥
然榮光燭天豈不誠竒且幸哉當是時封豕食我
壇土 乘輿遠狩龍灣言慎以關西伯移授北節
蓋嘗股肱視而心膂託也經綸之密勿眷顧之隆
摯殆今古罕比痛國步之艱難自稱寡人責已之

明也念偏母之耄癯厚遺布帛錫類之仁也指老
酋而戒合冰料敵之智也斥讒言而委一方知人
之哲也紙不盈尺字不滿寸而四善具焉于以攷
其 聖人心法之所自来則羲之卦禹之碑未必
專美於古也予於第七幅尤有所興感者人臣有
疾君與之藥猶且曰天地大德也言慎無痛痒之
呼而搜得不老丹比天膏於回春古方先試人收
竒効而後并與貼法而諄諄命之以防其未然噫
言慎一藩臣也愛惜扶護如母庇子况在乎相臣
將臣左右夾輔運籌策而冒矢石者也耶上之所

以施乎下者若是其至下之所以報乎上者顧何如也此乃我 聖祖得人死力回否為泰身致中興之美也後嗣王監法之大者其在乎斯奚但推點畫以寓羹墻之慕而已也宋臣蘇軾記王舉正所藏仁宗御飛白曰不識其人以其世考之可也考世以觀人言慎亦賢矣乎哉

題先正晦齋續大學或問卷首

人有恒言必曰程朱出而經學明後之學者但尊其所聞而已而不知所以明之之功用甚矣其樂弛置而厭近思也有宋程朱氏闡揮經學夷攷其

本領即在於大學古本之更定程朱之後如蔡清諸儒往往起疑於程朱之訓所次簡編各異其見者復六七家而先正晦齋之大學補遺續或問亦其一也夫聖人教人必待憤悱而啓發何者蓋惡其口耳之無得於實心則無疑而有疑而無疑問學之序然也雖以程朱之同德大儒三本皆未始苟同况其下者乎然後知瓚享譜承者未必均有朱子之識解而先正之於大學方可謂善學朱子也歟予嘗慨然於口耳煩而經學熄經學熄而邪道熾教鄒魯之士以賓興之就漸染之輩以

激勵之于斯時也乃取先正大學鈔編之心畫得
以潛心焉先正當日細心密理之工夫尚亦有以
想見於卷中為學固不當若是耶今之學者用心
皆如先正之真積力久雖虛寂之彌近理者何難
乎辭而闢之廓如况西洋邪學之實不足愚人又
何有焉寄語嶠南諸生欲學先正之心法伊其觀
法之方顧不在於鞭辟近裏之工乎哉會有近侍
銜命之行呼燭書其卷以還之俾藏俎豆之院

題先正退溪簡帖後

朱子見蔡君謨一帖亟稱其字字有法度如對正

人端士予於是帖亦云雖然帖凡八卷而先正操
存之密講學之切與夫處已接物之方辭受取與
之節大略具於尋常尺牘之間其平日之所養未
始須更離於敬義誠明之域即可知已宜其茵藹
緹油作程遐世嚴如鄉黨之畫寶若齋箴之畫此
則又豈君謨之帖所能幾及哉抑予之厚幸於斯
文者則有之先正遠矣近年以來異端曲學雜然
競起視名教無異芭蘿視網維甚於贅疣以放誕
詭恠為神奇甚至所謂西洋之說而其誣斯民惑
斯世也滋多特嶠南一隅沐儒先之化存鄒魯之

風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者無不經之篇
非聖之訓予為是興感侔官侑爵於俎豆之所而
是帖出或者天意以是帖當一治之運而先正之
精神咳唾猶可以衛道息邪於百餘年之久歟仁
人之利亦云博哉予安得不表章是帖嘉與吾黨
之士共守之也遂書歸其後并頒新印三經四子
書俾多士知所尊閣而楷範焉不曰聖人為天口
賢人為聖譯乎出於此則非吾所謂道也

題文忠公柳成龍家藏 皇朝諸將書畫帖
皇朝諸將書帖二卷畫帖一卷與故相文忠公柳

成龍往復贈遺者也其尺幅淋漓之間委曲情款
渾無畦畛往往多勞人長者之風而至論戰守之
機宜封貢之便否才德之推誦忠義之激勸又所
謂可與可語者語而非可人人得也蓋即此而故
相之所以為故相今猶可想見豈直曰舊蹟之珍
玩而已哉抑予之起感於故相者特有之風氣日
漓人才遞降趨舍指湊一皆為虛文所束縛而凡
經世大典禮樂兵農之事儲峙胷中倒篋而出如
故相者何人哉嘗取見其遺集思欲采掇而措諸
實用則近畿列邑養兵一萬之說暗契於壯營之

新制而營之設施規模據依而彌綸之者為多華
城之築所以計丈數揣高卑程土物百堵齊矗九
衢咸秩而衆心成城馨鼓不勝者亦無不於故相
之遺策夥賴之夫身用於當時則帷幄之謀足以
傾華人之心言垂於後世則擬議之略至今為國
家之利河山如故典刑無遠而流韻餘烈使人喟
然而起九京之思者此豈目睫之論飛蓬之問所
能致哉傳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
如才儻故相之無愧色焉於乎希矣

花山龍珠寺奉佛祈福偈十首

并解。乙卯。

寺為顯隆園齋宮而建也小子竊取大

海量墨須彌聚筆書寫此八萬四千普眼

法門之經義乘教謹述偈語以效三業供

養一業謂身至誠敬禮二業謂口用修報

恩福田謂父母有養育之恩若能

初序分一

普告人天

慧日大聖尊威德叵思議椎鐘告四洲牖衆登十
地

慧日大聖尊法華經偈句也叵思議猶言不可

正宗

川聖御製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量四洲一曰南閻浮提華言勝金洲二曰西瞿
耶尼華言牛貨三曰東弗婆提華言勝身四曰
北鬱單越華言勝處也十地一歡喜地寄人乘
謂初地菩薩明修布施之行而復示現生於世
間以作人王也二離垢地寄欲界天乘謂二地
菩薩明修十善之行而復示現生於欲界天上
以作天王也三發光地寄色界無色界天乘謂
三地菩薩明修八禪定行同於色界四禪無色
界四空處也四焰慧地寄須陀洹乘謂四地菩
薩初斷俱生身見觀於道品同於初果須陀洹

故也五難勝地寄阿羅漢乘梵語阿羅漢華言
無學亦云無生謂五地菩薩觀於四諦之行既
終同於四果阿羅漢也六現前地寄緣覺乘謂
六地菩薩觀於十二因緣生滅之行同於緣覺
也七遠行地寄菩薩乘謂七地菩薩明修菩提
分法之行方便涉有不捨度生同於菩薩也八
不動地寄顯一乘謂八地菩薩具證阿含德及
不住道而捨所修之行契合實理離相離言超
於世出世間也九善慧地寄顯一乘謂九地菩
薩以無量知觀察無邊境界說法教化衆生超

於世出世間也十法雲地寄顯一乘謂十地菩薩以法身為雲普覆衆生受勝職位意業自在超於世出世間也

二正宗分七

一大地宿因

寶花飛曼陀負樹生忉利東土宿吉慶喬山開新寺

曼陀即曼陀羅華華言適意又云白華忉利華言三十三即帝釋等三十三天所居之處忉利天有負樹其華開敷諸天為之遊樂而宿吉慶

積德之稱也

二供養七寶

九秋瞻博節工祝奏葳事金銀及玻璃瑪瑙與碑磔

寺建於九月按禮記月令是月也鞠有黃華梵語瞻博是也金銀玻璃瑪瑙碑磔諸經所謂七寶也訓義不同一曰金梵語蘇伐羅二曰銀梵語阿路巴三曰琉璃梵語如字華言或稱青色寶四曰水精梵語頗黎華言或稱水王五曰碑磔梵語牟婆洛揭拉婆六曰瑪瑙梵語摩羅伽

隸七曰赤真珠梵語鉢摩羅伽又有七寶釋名
 一曰珊瑚梵語鉢羅娑二曰琥珀梵語阿濕摩
 揭婆三曰珠寶梵語摩尼或稱末尼華言或稱
 離垢四曰赤色寶梵語甄叔迦西域傳云甄叔
 迦樹名其花色赤形大如手此寶色如此花故
 名五曰能勝謂能勝眾寶也梵語釋迦毗陵伽
 六曰綠色珠梵語摩羅伽陀七曰金剛梵語跋
 折羅謂出於金中色如紫英百鍊不銷至堅至
 利可以切玉世所稀有故為寶

三莊嚴萬偈

清淨廣嚴飾重重壯佛居我有優曇鉢萬四千大
 書

清淨有三種焉心清淨也身清淨也相清淨也
 優曇鉢即靈瑞大寶非時不現現時定有金輪
 聖王出世國土莊嚴臣民壽命皆得增長八萬
 四千歲

四應運發祥

果然金輪聖應期來作求叶檀風噓七燈蓮雨沃
 三車

承上句而言金輪者輪取持載之義華嚴經云

三千世界依於水輪風輪空輪不言金輪者省
文也大地之下有金輪起世因水上有風吹轉
成金如熟酥生膏是名金輪金輪為首水輪以
下居次又按長阿含經曰金輪王生在王家受
持齋戒升高臺殿臣寮輔翼東方忽有金輪寶
現舒妙光明來應王所欲往即轉隨輪所至於
四天下普勸人民修十善道是名金輪金輪者
其輪千輻徑一丈四尺具足轂輞雕文刻鏤衆
寶間錯光明洞達天匠所成非世所有即輪王
七寶金輪寶居一作求出詩大雅文王之什下

武篇有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
作求蓋言其武王之有天下上以承在天三后
之緒下以啓有周八百之基也檀善木字從亶
也道場十種香旃檀為上首風箴識七大之風
琉璃光法王子所證法門也七燈七寶燈也蓮
雨佛兩佛說第一義諦三界諸天雨以青蓮寶
花也三車佛車三車之義詳載於法華經曰羊
車曰鹿車曰牛車三車之求出三界也但欲自
度則喻逸羊之不顧羣略有為他則如走鹿之
能顧後欲人之出而不求自出如牛之荷負安

耐一切報恩也

五福德無量

乳海無量福敷錫自初生如稻麻竹葦十乘刹土
盈

乳海海之數有七乳海居其一謂世有一海其
味如乳也敷錫見尚書洪範篇初生取詩生民
章稻麻竹葦謂佛世界福祿之多而十乘者觀
法也一觀不思議境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
非一非異不前不後玄妙寂絕非識所識非言
所言也二發真正菩薩心觀上妙境不悟須再

加發心於靜心中思惟也三善巧安心善以法
性自安其心也四破法徧以三觀能破之法徧
破諸惑也五識通塞其性虛通而能顯發實相
之理也六道品調適謂三十七道品調停適當
也七對治助開如世醫藥必對病而用也八知
位次謂所歷之位高下淺深不相混雜也九安
忍謂安然不動復須忍耐也十離法愛謂於中
道之法遠離愛著之心也刹梵語具云刹摩華
言土田即國土也謂一佛所化之境以大千世
界而為一刹也大千世界者一日一月繞一須

彌山照四天下為一世界也

六諸佛護佑

毗盧遮那光迦陵頻伽聲齊發愛戴願弘誓保佑
明

毗盧遮那無量壽佛法號也光光明也六十四
種梵音迦陵頻伽之聲為三十七華言妙聲鳥
謂如來法音美妙如彼禽之聲也弘廣也誓制
也謂諸佛廣發慈悲誓願要制其心志求滿足
也按陀羅尼雜集一心如大地謂願我心如大
地長養衆生道芽善種皆成聖果二心如橋船

謂願我心如橋船運度衆生不滯中流達於彼
岸三心如大海謂願我心如大海涵育衆生同
得真源霑於法味四身如虛空謂願我身如虛
空包含萬物與諸衆生平等無二同證法性

七菩薩願力

復次諸世雄一一皆佛情我知真如是法力照無
邊

復次更端語世雄諸菩薩羅漢無邊指無邊刹
海也

三結偈分二

一淨土極樂

甘露遍淨界秋月滿長天一曲阿蘭若王城上由旬

甘露秋月淨界長天皆贊美之辭阿蘭若華言閒靜處由旬華言限量有三等不同上八十里中六十里下四十里如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雙持山高四萬二千由旬之謂也龍珠寺距王城八十里

二恒沙寶籙

於焉現菩提導之躋梵春作偈頌佛恩報果占溱

溱

菩提華言道菩提有三其一真名不偽性名不改以此真性為道故名真性菩提其二能照真性之智以此實智為道故名實智菩提其三方便菩提善巧隨機化用自在以此方便為道故名方便菩提又有三菩提一曰聲聞菩提謂聲聞之人發菩提心也二曰緣覺菩提謂緣覺之人發菩提心也三曰諸佛菩提謂諸佛於因中發菩提心也溱溱取詩旒維旃矣室家溱溱之義箋曰溱溱子孫衆多也疏曰王令以大人占

夢之法占之夢見旒維旗矣者是男女衆多之象

題增訂挹翠軒集卷首

詩者樂之餘也於詩可以攷樂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象慧竅通而聲調渾然天成真機返而格律犁然心契此詩之本也自詩之弊其思也規撫前人其發也掇拾陳跡竊竊以浮音切響蘄合乎排比之間而曰此詩也此而為詩千古亦今也百粵亦燕也又惡知緣飾之終假而性情之不在是乎挹翠善於

詩有國風之遺響為東方絕學之倡而予特愛挹翠之於詩儻庶乎詩之本挹翠軒者故校理朴闇之號也大抵後世之名能詩者類皆標高揭已自謂執耳於騷壇獨挹翠之為詩即挹翠之詩而已於是沉潛聲調咀嚼格律以及乎之思也之發也則其精神之所感召造化之所融脫勿忘勿助積之而不厭無固無滯流之而不息如朱絃之疏越大羹之不致是果孰使之然哉意者作之者亦不知其所以作乎集本一卷嘗閱弘文舊籍見天磨蠶頭錄多有原集所不載者悉加采輯釐為四卷

夫樂之弊也久矣林放問禮之本而聖人大之予
於斯卷亦云是集之增訂在予春邱時尚留銅龍
講筵聞其後孫作宰嶺縣用五山集
印頒之近例命道臣刊
行亦可謂有時存焉

題千歲曆卷首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籌定於容成以大衍起數
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合二始以
位剛柔所以明天一地二之數也合二中以通律
曆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也合二終以紀閏餘所
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也歲差得於虞喜月食衝得
於姜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

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蓋曆法上
推前古與下推方來乘除之數各異考古者俗所
謂百中曆也知來者此所謂千歲曆也首著三元
圖以我 世宗甲子為上元至于 英宗甲子由
是而千萬甲子當續圖以編之也次著紀年圖自
予元年至予百年預推朔望之進退節氣之早晚
以千歲可致之術寓萬斯無疆之籙由是而每過
十年當續圖以編之也乃命司曆之臣以時憲法
推步千歲曆及百中曆鈔印頒行或曰冬至者一
年之根本而千歲曆所載方來之甲戌冬至在于

癸酉十月此前古曆法之所無也予曉之曰古曆用平節氣故每十五日而為一節又十五日而為一氣一月之內一節一氣恒平分如一也今曆用定節氣故太陽之行冬盈則節氣之相間或十六日或十七日太陽之行夏縮則節氣之相間或十五日或十四日一月之內或有一中氣二節氣也要之平節氣出於人為也定節氣驗于日度也兩法之優劣不難辨也

題城圖全篇

圖者形也書者言也有形而後有言也故圖先於

書而書不可言者圖以傳其形河洛之圖出而卦疇成卦疇之圖成而易範興天而有甘石之星圖地而有職方之輿圖如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精英莫不有圖若城郭者安民之美器禦敵之良具也圖則古來無傳焉惟紀効新書守哨篇始有城制即雉制也懸眼制也堞口磚制也重門大樓制也甕城券門制也騎城舖也牛馬墻也此不過為築城之籌略而止耳非州鎮衛府見在之制也我國多山谿自檀箕以還鑿山為城昇平無事之時處於原野一若遇敵則捲兵糧士女入於山城之中

而原野如洗敵不能得意慕容馮跋隋唐征伐之
蹟槩可按也劉仁軌築八莒楊元築南原而東國
城制始有可觀者其石黏灰築之法稍稍寢備然
猶不知方內城制之如何也乃命畫史作四都八
路營閫邑堡之城圖仍附之以事實雖廣狹平仄
之各殊虛實踈密之不同即此而求如指掌紋若
使衆心固結而成城焉則是圖也亦可謂筌蹄也
哉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六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七

正宗大王

文

印頌恩重經偈語仍倣其體命諸臣和之

并小

序○
丙辰

佛乘嘗所昧而大報父母恩重偈警切剴
摯導衆生以躋極樂與吾儒報本篤倫之
旨義為溪心之印月豈比於除夕重午雲
觀搨頌之襍辟符自今兩名日代貼此偈
以印本遍與之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七

如是我聞佛諦十恩為人勸遠須彌千匝造經典
萬卷不如以八種梵音告大衆各各為爺孃得生
天上快樂齊發願

送痘神文

龔台御夫神之來兮敞軫軒兮迎春受而康兮而
色協旭卉兮弧辰穰李兮芳華予所愛兮神愛續
先標兮兩臉雙單挾兮磊磊腓根窠之圓光兮挨
次之齊兮澹以紅圈啓藥兮燭耀總多吉兮璽瓏
既亮黃兮印堂泊年壽兮章潤潮之上兮葡萄神
庸僕夫子願點於星兮膿珠日彌三以符期寢允

臧兮弄瓦驩式延兮含飴昔 先后之純粹兮聿
徼惠于明神孕餘慶兮累葉氏流今兮於倫悅嘉
容兮於焉爛燁煜兮宮槃糝餌兮井滌風瀟如兮
盤桓冥有應兮蕢桴造我神兮酬之穀朝兮于差
遠于將兮祁祁穆愉兮蜿蜒匄廣樂兮何許抗管
絃兮悠揚登飲舞兮容裔桂醺兮椒漿霓為旌兮
風輪鞞金鍍兮玄蚪詔長離使清塵紛既有此衆
美兮于呂裝兮芳糗惟如海兮夜盈抱燒燠兮金
編倡瀏瀏兮敵辭攝予飲兮佻來蹇拜媵兮永綏
矯赫戲兮裊裊南有江兮洋洋北之山兮嶙嶙翳

列聖德集卷之十七
穹林兮脩薄覽四荒兮溱無垠剡剡兮上下神所
之兮旖旎壽而昌兮詒予衍以暨夫萬孫與千子

問明德

抄啓文
臣親試

明德心耶性耶心是大人赤子之心耶性是本然
氣質之性耶若謂本然則何以為生之謂性若謂
氣質則何故言天命之性耶赤子大人之心純善
則心之惡者當屬於何心體本自虛靈明固知覺
德亦釋之以心耶下一德字便不可單以心稱之
王溪本心之喻近世儒者如李文成輩甚味之此
乃文成見得之卓乎然本心之所以為明德明德

之不獨為心性皆可一一歷舉而指陳歟未發曰
性已發曰情則明德固不可偏屬之性歟心自有
善有惡則明德亦不可泛稱曰心歟純善無惡者
性也而程子何以言理有善惡歟或曰理字當作
合字看或曰記錄之誤何說為得欲聞的確之論

示史記英選監印諸人二首

丁巳

子長之文灑灑噩噩如神禹之行水淮陰之用兵
不可羈以常法然氣格之抑揚頓挫精采之起伏
照應如珠走盤如規周旋自有一部鋪叙歐陽子
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鞠莫不有法

正宗

川聖御製卷之十七

三

而况於文乎今以網羅數千載之書獨選其二十餘篇可謂大約然亦取其法之至者為學者師則也

予嘗謂荀揚之文易之變也屈宋之騷詩之變也子長之史又以麟經之繫月編年而變為紀傳也帝紀倣于典謨書表倣于禹貢周官列傳會通于國語國策網羅今古馳騁幻化摹畫之文必如物物之各殊形色鋪叙之文必如人人之各異氣象莊生以虛飾理而子長取其虛以實左氏以實論事而子長取其實以虛百有三十篇去一不備茅

坤所謂讀貨殖傳即欲求富讀任俠傳即欲輕生讀李廣傳即欲立閫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者真善評也若夫本紀之首黃帝進項羽世家之首泰伯進陳涉先儒謂之善學春秋不為過獎讀者當以五十萬言比類而參互以觀其奇而不詭直而無隱之法如以誦習數十餘篇稍窺作者規模謂足以小成則非予由博反約之意也

示菊製入場諸生

戊午

爾等上舍生也讀書多聞豈比年淺四學生而古往今來拖白於御題之舉爾等曾或聞之否况所

揭者非難知者多士之魯莽即予之恥此所以還
給草記別諭爾等也嘗聞蜀祠器也言人君敬守
祠器以禮率臣工則雖靜拱不言廟堂之政自無
不修於是乎其德之感教之行而著應於外者鴻
鵠鏘鏘而民之詠歌歎美之有曰抱蜀不言廟堂
既修鴻鵠鏘鏘維民歌之此管子之言也予每三
復是言適因菊製聽鴈起想信筆書下蚤知爾等
如彼固陋則易知不難解之句語何靳而不揭示
乎過信爾等認謂必曉致此不緊酬應於昨日勞
心之餘甚可歎也律賦製進尤致夜深以科賦近

體應試為掩瑕類行此苟且之舉而事體極不成
說限三日隨其題下製進少贖今日之罪少雪今
日之恥

示手圈校正諸學士五首

昔人有言曰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繁而
制簡今而選古蓋亦難矣若所謂三禮其辭則奧
其事則燉其文則燁然其時則邃焉而尤不可硬
解者儀禮也間經秦火多有脫誤如士昏大禮也
授綏大節也若非長安石經幾乎遺失而註疏之
家遂不得傳焉鄉射禮之鹿中翻獲特牲饋食禮

之舉解者拜亦皆見漏於監刻則就此不全之古
本撮其不習之縛典不其近於太玄之擬易乎然
而朱子以儀禮為本經戴禮為傳則竝與在魯之
禮為後世不祧之法者惟儀禮是已故遂加批圈
以至周禮戴禮而命之曰三禮手圈姬氏六典冬
官闕焉漢興懸千金購之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是記也雖非元聖之制作欲詳成周美規比諸老
聃毛萇之誦以傳之者反復勝焉蓋其篇法分而
為七大而立井如畫細而尺寸不遺從又點綴生
色於名物度數之間者如禹貢山海經其疆界區

分上棟下宇之法又如詩之絲公劉諸章論道作
行審勢通資書之立政近之也故圈之不嫌其多
大抵周禮儀禮即一科條書也祭祀朝覲燕饗軍
旅之事冠昏饋食射飲登降之節壇廟宮室輿衛
器服之品有不可律之以文字而或闕於儀章此
所以批圈之與他書殊例而不相沿者人或曰范
子不識殺烝之歎似然矣然九潦平而禹為司空
八政叙而四曰司空則虞庭命工之盛周官掌土
之重亦不可以略之故附之原圈之左二禮之屬
於服制者揆之以讀樂章及冠衣不素之義不施

繩尺恐不悖於義開元禮之闕一條許李諸子雖不得辭其責開元之闕者公朝禮也手圈之闕者士禮也知我者其惟斯乎禮是天理之節文則禮書圈例不容錙銖或差如周禮冢宰之贈王帛司服之為天王斬衰皆非可諱之節并圈之月令呂不韋之所修也王制孝文博士之所錄也考工既選於此乎刪非竝觀之道故略取二三策儒行一篇或謂秦漢間豪士之高節而當夫子自衛反魯之初見魯公而言儒士之行使為人君者得以知崇儒之方則此所以十六更端之全圈也儀禮有

士昏禮戴禮有昏義儀禮有士冠禮戴禮有冠義以至鄉飲射燕莫不皆然則義於禮不過翼註也此朱子所以經傳之作而手圈所以多取儀禮而儀禮諸篇有標以記之者記其事也戴禮又從標記而出故不得不從簡也以昌黎之淵博尚患儀禮難讀况經生學士乎疑於本經則求之朱子之經傳通解疑於經傳通解則求之黃直卿之續通解旁以及乎楊復之圖下以逮夫教繼公之集說而猶有所冒礙不通者蓋自熙寧以後儀禮不立學官而遂無師承教授之益而然也今予手圈蓋

欲倡而明之以有裨於朝野揖讓之風也雖然六
典周官所以致隆洽而王安石用之則拗中庸戴
經所以為樞紐而胡廣用之則偽凡百君子曷不
因經而究義因義而反經中者不偏不倚之名而
有子莫之執中敬是徹上徹下之工而有許渤之
持敬若曰讀三禮而不循乎三百三千之義則豈
予辛勤批圈之意哉覽者不可以不知此矣戴禮
之見於小學者以其童習也故不又列焉亦可詳
之

右三禮手圈

予讀太史公而選之始知紀傳之體倣於左氏之
國語也左氏以國而類太史公以人而類類以彙
分易之原也故夫子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即各從其類也予於此又知易理之無處不
寓也以其選之也故如鄉貢之有數而遺之甚惜
者居多遂為手圈而仍及二漢書其載之曾江之
通史者并略之者即周茂叔不取牡丹之意也若
二漢書義例自有取舍西京則略於五鳳以後東
京則略於建安以後蓋鄒以下無譏之意也參校
諸人不可不知此若詩賦則叙事之中添以韻語

蓋昉於虞書之勅天而降及柱下亦有編載者故於史記取渥注神馬歌於前漢書取班氏幽通賦於後漢書取張衡思玄賦而如屈子之騷即楚人之聲而非大風黃鵠之調也故不錄賈生傷於怨長卿失於誕子雲病於險故亦不取之既選幽通故兩都不選而三都阿房晉問等傑句秀作皆本諸兩都則人必謂之遺珠然三史見採者一人各一篇矣班氏之賦以幽通而入於前漢又以兩都而入於後漢不其近於太偏乎且幽通思玄如輪翼不可廢一此所以有尺裁於其間者覽者宜悉

二京之史雖曰司馬班范而馬之禮樂律歷等書非馬筆也班之傳始於彪而成於固若八表天文志則其妹曹叔妻之所補也范之十志又出於劉昭之手則史記中褚少孫之續不見鈔圈無或近於締綌之澣否耶然而不鈔者褚之續具見於漢書無容屋上架屋而然也此意又不可不知

右兩京手圈

予嘗聞之朱子似孟子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予以為知言也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以當一治之運而上下二

千餘載聖人不作異端日滋及至有宋斯道大闡
而猶有聽瑩之歎游酢以禪解論語呂居仁以禪
解大學蘇軾以禪解易王安石張九成以禪解五
經喙喙羣鳴近理而亂真何幸朱子出而衆說伏
明天理正人心揭之為日星載之為華嶽垂而範
之為天下萬世之章圖法程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予自少誦習朱子于今白紛如粗有自得之者但
其篇帙極浩瀚有如廣樂張於洞庭未易究其俯
仰綴兆之容也彙輯編摩遂以為業提領絜要而
為紫陽會英分門列目而為紫陽選統鈔往復書

疏而裁擇之為朱子書百選合大全語類而梗槩
之為朱子書節約勤求遺書而另編會選廣集諸
說而命撰補註行將并收大全語類遺書及詩集
傳易本義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易學啓蒙家禮著
卦考誤韓文參同契考異楚辭註通書解太極圖
解西銘解義等諸書為大一統文字以為博而至
於約約而至於大成之義而先就大全而為手圈
因念濂溪周夫子挺上知之姿秉純剛之德倡絕
學於寥寥立大本於元元而二程先生與夫橫渠
張子竝時同學河洛為洙泗乾淳如鄒魯體天地

之運盡性命之原即黃文肅所謂周張二程之書
繼孔孟道統之傳者也其格言至論多載於近思
錄語錄遺語粹言等書故祇加圈於文集既告完
與朱子手圈而共編之名為五子手圈自原稿而
收入則如論孟之用詩書由手圈而推出則如圖
書之為卦範人之見之者尚庶幾因此而尋其緒
而諦其源則是圈之編未必不為先河後海之意
也魚在江水肚裏肚外皆江之水而魚中有水其
本即江水也惟在羣飲者各充其量已矣周子離
營道久矣尚以濂溪稱焉者返本也凡我人士盍

於本而求之哉既求之必又反求之於自己期聖
期賢堅定地步本既立矣時習日新自有犁然於
今予手圈之本意冀令覽者知此

右五子手圈

奏議必推西京而劉向偏於星歷揚雄近於縱衡
孔光婉谷永嫩徐嚴乘壽弘偃之徒驕而誕汗漫
而支離於唐得一陸宣公而可以為法於公車網
繆帳宸出入戎馬指劃利病之源毫分得失之間
勤勤懇懇明白剴直雖麤將悍卒莫不誦傳而流
涕况忠志之士乎世以不用宣公尤德宗而予以

五聖御集卷之十一
為不用而止終不加之郵者後世人主有不及德
宗者切愛其奏狀反復輪閱約而節之為陸奏約
選仍批圈於全稿而為手圈覽此者不以宣公之
不用為戒而戒不言言而戒不如宣公之志則是
予所以曠千載相感而費鉉繫之工者也

右陸稿手圈

唐宋八子者文章之淵府也流西京之愷悌蕩南
朝之脂韋鉅細洪纖各臻其妙竊嘗譬之古人焉
昌黎如管子治國先實其倉廩次鍊其甲兵既庶
既彊取之無禁柳州臨川如張湯按獄吏虎而冠

刻核以為治綜明以為名廬陵如羊叔子之在荆
州輕裘緩帶登山臨水其遺風餘烈藹然被於江
漢之間蘇氏三父子老如莊生說劍光恠百出長
如韓信耀兵左絳灌而右樊彭發號出令變化不
窮少如桓榮稽古陳車馬印綬以誇羣子弟南豐
如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間揔而論之雖霸而不王
張湯以下一切俯首於管夷吾審矣就八家既選
百篇若其神彩精英散寓於文字之中者攬而收
之莫要於手圈而世道汗隆卜之文體苟欲鼓委
靡之氣洗噍啁之音捨八子奚以哉嘗一齋而知

全鼎者百選也閱五圭而識大璋者手圈也世之學文章者於此乎咀嚼其華實而駸駸然至於瓊琚韶濩之美則予所蘄也

右八家手圈

求諸圈跋語於四閣相及文衡五首

附賜連山判府

別幅

三禮兩京五子陸稿八家手圈即予積費用者每於繙閱之時不欲令放過也故既批且圈從吾所好揔計之批為十之一二圈為一二半之半蓋亦朱夫子見一山一水而目不瞬之意也諸篇之中

三禮最難節約而儀禮之彌文縟節周禮之設官分職圈之者頗詳戴氏禮則不然其義其例略有示於勘校諸人者於此可以領會記昔三十一年前與卿經而講以禮制心章史而講小宗合大宗之事於尊賢閣也即予與卿初面之日而眇然於言外一言遂成千古罕得之遭逢卿今老且病矣迨其在也豈可更無一言於是書之圈耶此乃始也翕如繹以成之奧旨存焉大抵三禮棣棣者固不可選也然博而約之亦聖工也聖吾不能也而竊所欣慕焉此意卿可認我而樂為之說

正宗

川聖印卷之二十七

三

右寄夢閣

近看羣籍劣有課程每夜燭跋為晚來斂華反約之一助如三禮史記前後漢書周張二程全書朱子大全陸內相全稿唐宋八家文鈔是耳就其中會契於心者既批青又圈以朱批既簡於原圈又約於批因書其圈而各成一統以命曰手圈史漢謂之兩京周張諸賢謂之五子此其梗略也其詳在義例一閱可悉我所寶者人豈必寶之人所嗜者我豈必嗜之而燕石羊棗我則有取遂藏之巾衍而居然為經史子集四部文字之津筏矣嘗知

卿少嫻史學雖大耋之年筆力猶壯往往有子長風骨兩京玄晏之託非卿而誰看文如看山直來為山橫來為嶺突然而起者為峯而直來者橫看則為嶺橫來者直看則為山若峯則不然吾於史記亦云而前後漢書則當求之山與嶺矣卿意以為如何卿須發揮其蘊以禪子工課之有程也

右寄樊庵相

張子曰經籍須記得雖舜禹吟而不言不如聾朱子曰約其程課而謹守之顧子竊嘗有契乎斯近觀羣書手批其可誦者就其批選以圈之圈成書

諸冊曰三禮手圈也曰兩京手圈也曰五子手圈也曰陸稿手圈也曰八家手圈也既各有原編矣安事乎圈韓文考異當時尚謂之漫成况此圈乎雖然吳壽昌親炙於考亭而記函丈之跡曰經史子集之餘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古之聖賢所以用工不專在於經史亦有及於子集而推以至夫百家衆說者有可以仰認焉若其載籍浩瀚七書課誦之外既未可以輪讀而言若出於吾口又未可以精思而意若出於吾心則無寧博而約之斂華而就實使吾精力心眼俱有所據依而持循以入

於聖人之道也故慕寒泉之編近思則用其鈔節要語之成規倣崇文之總書目則取其四部分編之美例鄭重於存刪之際留難於詳略之分而裒然成一帙之書矣卿如在京者可以往復商訂而緬焉江湖鬱紆良多茲宣批圈之義例要卿跋辭於五子以五子卿所誦讀者也朱子於漳州射堂之圃畫井為九區中區為壇後區為庵左窓為泰後窓為復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予於此蓋亦有竊取者或曰八家不必圈也予以為朱子不但喜讀韓柳其在南康軍

也汎舟彭蠡以桂棹蘭槳擊空明溯流光分韻賦
詩非取其人也取其文也欲備四部之目於集而
舍陸相之稿八家之文而孰為而孰先乎哉况陸
相即予朝暮遇者耶每對其書如接故人其餘諸
圈俱在義例閣吏問訊之行兼寄此紙

右寄連山判府

卿其記有否近二十年前就朱子全書點批委
卿斤正其後門目漸增規模愈廣又就大全語
類通同取捨區以別之類以聚之今年始得成
書名之曰朱子書節約待翻騰從當送示耳

朱子書即吾信如著龜敬若神明之書也尚恨
無大一統之義例近於機務之暇始欲留意編
緝其槩略在五子手圈條義例中覽可領略耶
卷篇則必不下二百冊內外而諸家劄疑亦欲
精選分錄做經書箋註則例如即諧意其幸當
如何耶

右別幅

右五圈義例即予手圈經史子集之發凡者也朱
子藏書記曰六經究竟窮極揔其書不過數十卷
不有於身不免為書肆旨哉言乎卷雖數十若不

為身有則曷若節而略之以便其省閱以資其貫
洽乎其中陸圈文雖少而辭則悉寬民力清吏選
招兵買馬經財理賦許多大經綸可以用之百世
而無弊布之四海而不窮以茲予特愛而誦之誦
之不足選之選之不足批而圈之卿可書其尾用
宣我詔予之意

右寄左相

予所願學者朱子也朱子於知命之前盡做語孟
庸學諸傳註而予則僅成經史子集之諸批圈矣
雖然朱子嘗於先秦古書歷代史記古今儒生學

士之作靡不徧觀稽其實用而翦其繁蕪則今予
批圈之作蓋朱子之遺意也於三禮考次其節文
於兩京會通其得失於五子溯洄其淵源以至陸
稿之切事情八家之善辭命亦有可以權輿而參
衡者則未必無助於來後也八家虛其左所以待
卿也幸有以為我叙也

右示文衡

選定朱詩題齋壁

己未

齋居小酉之齋敬選紫陽詩將付之剞劂氏以詔
來學欲述孔夫子朱夫子刪經集傳之微意而函

丈咳唾之餘尚多見逸於大全者先正退陶故儒
臣柳希春以七夕詩聯珠詩有所起疑及文純公
朴世采所為補遺之編出而號稱淹博縑豪不漏
然釣臺之詞見於金履祥之風雅筭管之詩著於
魏伯陽之參同而未免滄海之捐則片言隻字如
球璧彛鼎之寶者淪落不傳又何限也既編之選
中仍識齋壁擬埃燕槎之購書庸成魯軌之尊統
示雅誦校正三文臣

對燈考閱周而復始為四次而意同者辭疊者可
以當刪者書刪字於籤而付之謄冊合選為三百
六十六首偶然與堯命羲和之日數相合矣當以
此為規而四次潛心以看託意於仙術者寓心於
經傳者認理於日用者并與有詩色者恐無珠筭
之遺濫矣且鈔選之法用孟子藐視大人之心然
後可以為主司之考卷大抵凡事雖似汗漫皆有
至理此舉不惟欲述夫子手自編定之本意兼又
有用處為其一分有助於作人之世教

司勳攷義例

功臣之稱昉於虞廷龍飛而雲興虎嘯而風生聖
主作而賢臣出周之十亂佐武王肇開八百之洪

業故周公制周官特立司勳氏之職一曰勳二曰功三曰庸四曰勞五曰力六曰多銘之以旂常盟之以帶礪德光前史澤流後世可謂壯哉我朝策勳者凡二十有二而分三等錫以勳號惟佐命佐理靖國三勳有四等以其人多也統以言之宗英則益安大君義安大君月山大君桂陽君永順君儀賓則尹師路尹巖鄭顯祖權恭相臣則河崙朴嘗尹斗壽柳成龍鄭澈李恒福李元翼李時白將臣則李之蘭馬天牧李澄石李叔琦魚有沼李舜臣權慄李億祺李純信張晚李守一鄭忠信文章

則權近徐居正崔恒李石亨金守温黃廷或李後白李山海李好閔奇大升張文忠公忠節則車云革尹暹沈岱金時敏南以興李希建此麟閣之尤較著彰明者也我列聖朝壽考作人之化禮義維俗之治遠邁於文武之盛際於此可以仰認焉顧我後嗣王紹述闡揚之方不其在斯歟是為司勳攷義例

國初壬申策開國勳或稱純忠佐命三十九人
等三 定宗朝戊寅策定社勳十七人等二 太
宗朝辛巳策佐命勳三十八人等四 端宗朝癸

酉策靖難勲三十六人^三 世祖朝乙亥策佐

翼勲四十一人^三 丁亥策敵愾勲四十一人^三

睿宗朝己丑策翊戴勲三十七人^三 成宗朝

辛卯策佐理勲七十五人^四 中宗朝丙寅策

靖國勲一百七人^四 丁卯策定難勲一人 宣

祖朝庚寅策光國勲十九人^三 辛卯策平難勲

二十二^三 甲辰策宣武勲十八人^三 又策清

難勲五人^三 己酉策扈 聖勲八十六人^三

仁祖朝癸亥策靖 社勲五十人^三 甲子策振

武勲三十二人^三 丁卯策昭武勲六人^三 戊辰

策寧 社勲十一人^三 甲申丙戌合策寧國勲

五人^三 肅宗朝庚申策保 社勲五人^三

英宗朝戊申策揚武勲十五人^三 此乃二十二

勲臣也曾有錄勲而更又錄勲或至三勲與世

襲封君之家亦多子孫之錄勲者并詳載

五經百篇印行義例

易一卷書一卷詩一卷春秋一卷禮記一卷命內

閣廣蒐諸本精加校準經始于甲寅是正于乙卯

至戊午刊印頒行○諭內閣曰治經必貴專門故

王何之易夏侯之書毛韓之詩大小戴之禮記鄒

正宗

夾張董之春秋各尚一經童習白紛其難也如是而後來學者精力既不逮於古人其務博貪多則必欲萃古人之所長而兼治之於是乎漁獵是資而探索無暇記誦為先而體認居後四子五經周流誦遍而反求身心無一半分實際見得經學之魯莽職此之由予以述而不作之旨兼寓由博反約之義就五經中常所紬繹而諷誦者簡其篇帙大其字樣為便晚來輪誦仍作常課易取五卦二傳書取虞書五篇夏書一篇商書三篇周書三篇詩取國風二十一篇小雅十九篇大雅十七篇頌

十篇春秋選十篇禮記取樂記大學中庸三篇總九十九篇予嘗以為朱子之文其義理之淵深辭法之粹正可以直接四子之統而繼往開來之功尤在於庸學章句遂分附章句序于大學中庸之下以示接統曾思蓋竊有倣於孟子集註特附明道墓表之微意也

題大學類義

朱夫子章句大學而與中庸語孟竝列為四書自茲以降家誦而戶習宋明諸子著作相望宋有十六家明有三十有二家若熊禾大學口義廣義陳

普大學指要謝升賢陳膚仲大學解黃必昌大學
講稿熊慶曾大學緒言蔡模大學衍論熊以寧大
學釋義方禾吳季子大學講義葉味道大學儒行
編吳中立大學大旨蘇烈大學格物致知傳趙建
郁大學說林希元大學經傳正本鄭守道大學講
章曾景修大學講說等書號稱專門溢字充棟而
頭出頭沒汗漫冗長茫然無津筏焉已矣此豈非
朱子所謂人將十數日飯一齊喫者歟及見真文
忠之衍義丘文莊之衍義補全體大用之具備經
史子集之咸萃垂柯範於千古替龜鑑於百王而

誠正之中補以審幾微三字治平之末補以成功
化一段此文莊之青藍冰水足以有光於斯文而
不待尼父之家奴為聖人所詡予亦可以知矣然
而乾坤立而後衣裳制圖書出而後卦範作文忠
之創意尤卓然如此予於此二書者積費神精膏
晷則屢換而不輟朱墨則既塗而又抹百回看讀
愈久愈佳如得良朋焉如逢故人然于今三十年
如一日耳遂就大學原編各於傳下系之二書而
章句則以朱子曰為例者蓋嘗竊取乎易文言繫
辭特書子曰之義大學之別一行所以尊經傳也

衍補之低一字所以寓書法也謹按之改以名姓
所以謹規模也諸篇之略加鈔刪所以取精英也
千條萬緒會於一統千歧萬路歸於一轍天人性
命之原治亂失得之故禮樂刑政之屬載籍則自
典謨而傍及百家歷代則始軒羲而下逮兩宋以
至皇朝寶訓高揭中天為人君者讀此書可以
基太平之化為人臣者讀此書可以做參贊之功
因命名曰大學類義蓋以類而為編也熊禾以下
諸書亦欲會粹成帙以為表章之資而近於佃獵
姑書此以見吾志云

題律英

詩者言之英也律者詩之英也唐取四十九人宋
取十三人明取六人而俱所謂傑然馳聲者若彼
素宏道何為而取之哉蓋亦三百篇之鄭衛也詩
教莫善於懲創故桑間濮上夫子不刪乃夏禹氏
九鼎列象之餘意而使天下之民不逢不若也本
朝則自朴闇至金昌翕取凡十有一人而崔嵬始
為陳黃舉世靡然從之及李達崔慶昌白光勳刻
摹唐韻號稱三唐而東國之近體始備朴祥出於
湖南鍊字琢句不下於范石湖楊誠齋諸子要之

詩家之雋也

題易林補遺後

近世占法捨著蔡而擲錢之其來亦已遠矣朱夫子以錢之無文為陽而康節以有文為陽有宋以後皆宗康節且康節觀梅而設卜其法亦至今傳之大抵擲錢也觀梅也俱從世應然擲錢自下而達上觀梅自上而達下問科者以文為用以官為憑問官者以官為用以才為憑問舍者以世為內以應為外問財者以才為主以德為驗親上親下各從其類而斷之世為我應為人六親為經六神

為緯伏神為援太歲為體月建為提綱日辰為主宰卦有衝合爻亦如之曰生曰扶曰拱曰聚如時雨之滋苗曰喜曰貴曰馬曰德如甘露之潤花何謂衝也辰戌丑未子午卯酉寅申巳亥是也何謂合也子丑寅亥辰酉午未卯戌巳申是也辰化巳午謂之回生午化亥子謂之回克申以見申謂之比和子以見寅謂之洩氣神能生親謂之成事吉能持世謂之得時天何言哉占之則應非著非蔡知往歲來蓋亦有至理存焉遂書此以論後人

題俎豆錄

書院之設蓋久矣權輿於廩宗濫觴於學校至朱
夫子表章白鹿而諸葛武侯陶靖節劉西澗父子
濂溪二程先生尹謝楊葉諸公俱有安食之所矣
大江以北則無聞焉顧我朝敦尚文教雖窮鄉僻
陋猶能知絃誦之樂海外如耽羅塞上如鍾城其
服則卉皮也其音則侏離也其俗則荒要也尚建
屋以祀先賢於是乎有以知我 列聖朝响濡哉
植深仁厚澤浹洽三百年之久洋溢六千里之遠
而忠于國孝于家劬躬澡行修己治人生而聞於
世沒而祭於社彬彬郁郁磊落相望雖求之前史

蓋亦未之聞也八道四都壇廟既宣額者二百六
十有六未宣額者三百八十有三而歷代君臣廟
不在此中以院系邑以邑系道詳載其姓氏官銜
仍又首之以文廟之從祀 太室之配享裒成一
帙今之覽此者尚有以歆然而感惕然而思勉追
前脩俾罔專美於古昔則是書之有補於風教豈
曰細之云乎哉

題梵宇攷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
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簿書者古有之矣而

禮樂為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為之實兵
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為之本佛教自中國至海
東于今千七百餘年顧我朝以崇儒重道為出治
之具三百郡縣皆有夫子之廟春絃夏誦達于遐
邇異學黃老之術遂不傳焉惟緇髡之徒徒守舊
刹而已矣然而邃山深谷穹林鉅藪之中虎豹之
所窟宅姦宄之所巢穴而簿書之不及也訟獄之
不有也兵食之不資也鎮之以比丘大眾保之以
永世浩劫者蓋緇髡與有力焉此梵宇攷之所以
作而亦有倣於鐘山書院之有佛書而為朱子揭

看之餘意也

題公車文叢

公車文叢者即予嗣服以後章奏之隨徹而隨書
者也言雖不中不罪顧人君之盛節而間有一二
罪者蓋亦不得已也然而較看於 祖宗盛際有
以見進言者之直婉勁順判然二歧則不但士大
夫風氣志節之漸次銷磨亦予寡昧反躬警惕之
端遂題此以自省又以待夫朝陽之鳴鳳云

題全史銓評

數十年前讀史記漢以下一閱之遂取二十三代

全史若贊若論而謄之輯為一通文字可謂哀然
多哉太史公始立傳體遂為史家指南而論其得
失附之篇末名之曰贊如左氏君子曰之例者亦
自太史公始也自太史公一代輒有一史史之云
者幾乎充棟而若欲知其人臧否則惟贊與論為
然也然以一人之智評一代之人褒貶未必盡公
矛盾未必盡合則從古多少英雄豪傑得無泥珠
之混乎孟子不信漂杵信武王也予於此書亦不
敢盡信信孟子也與宮僚言如此追書其卷首如
右

題手編杜陸千選卷首

夫詩本之二南參之列國正之於雅和之於頌為
勸懲黜陟之方而必使其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才養之所以教之也教之所以化之也閱博敦厚
長士氣廉恥節禮淑人心非仁勿居非義勿踐孝
悌為纓弁忠信為履綦則莫不由於人主之本原
也故宮庭屋漏之邃起居語默之微思與元元同
其福而百年以來士大夫翱翔館閣以文章翰墨
相娛沿襲華靡大樸日散無復三古之音久矣予
聞善觀世者不觀乎吏治而觀乎人文大抵壽原

於樂樂生於心心樂則神怡神怡則性定性定則
氣和在天而為慶雲景星在地而為紫草靈泉在
人而為玉珮金章在物而為威鳳瑞麟由是而合
千萬世之理道由是而演千萬世之語言此所以
敬選朱夫子詩題其篇曰雅誦也詩云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予竊有所取義焉夫子又嘗曰光明正
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於唐得
工部杜先生夫子亞聖也於人物臧否一言重於
九鼎而其稱道杜工部乃如此者豈非讀其詩而
知其人也歟如陸務觀與夫子同時而夫子尚許

之以和平粹美有中原昇平氣象則當今之時等
古之世教其民而化其俗捨杜陸奚以哉蟋蟀絲
蠻蟲鳥之吟也蒼葭白露時物之變也固無係於
修己治人之工而聖人表之以為經者以其節旌
音響之間興動振作之效自有不能已者若以月
露風花命杜陸而少之是誠不知詩者於乎跋履
山川之間從容憲度之中忠君愛國之誠油然而湧
發於秋興諸作而不待夫子之筆能帝蜀而寇魏
則杜子也酌隆州之劍而歎石帆之鏡慨六飛之
南渡恨二轅之北狩起聞江聲瀕洞傑然有鐵衣

東征之想則陸子也予時讀春秋左氏傳起感於
山榛隰苓之什歷選三百篇以後能得三百篇之
大旨者惟杜陸其庶幾乎懋昭六宮之政琮璜琚
瑤之訓自家而國聲施及遠予固以三百篇為歸
而取則於雅誦潤色於杜陸則惟在人自得之之
如何孟子不云乎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予於
此亦云遂選杜陸近體千首名之曰杜陸千選即
無論才與不才讀此選者雖不中不遠矣兼欲觀
有勸有懲而措之於黜陟之政此可與知者道也
或問感興詩句

或有問感興詩中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之句
曰那欲聞心善心善惡之說者耶與孔子性相近
之訓孟子答滕文公告子之問明道生之謂性伊
川性即理表裏看得玩味體認則自可有領略處
識性始當語心與氣機大抵理之在心即所謂性
而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五行各一其性而天下
萬物亦莫不屬於五行五行則專其一萬物亦然
惟人最靈最貴五行之理與性咸具而兼有是以
其妙不窮其機在心栗谷所謂心氣也氣機動而
為情氣發理乘何謂也云者似不難究解萬一公

然馳心於如此如彼之紛然而強其所不知回頭
轉腦努目容喙高者溺於虛寂下者淪於卑淺徒
送光陰徒疲精力自以謂已見之一斑窺得然而
不能拔去私意根株反歸於差毫繆千而頑然兀
然為庸人之翬翬而已必須置心於大公至正之
域積以歲月浸漬灌洽溫其舊知期有新得然後
當與知覺之勝於己者討論豈可以依俵摸索之
說說往說來日事汗漫乎吾則自來所執於此等
處寧近於吞吐膠漆土苴墻面不欲為出奴入主
之論於諸家之異同者槩叩其實皆宗於聖賢之

語言也吾紫陽朱夫子曾次何等光明之長者氣
岸何等灑落之大人而善乎其對人知覺之問若
曰讀書但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
可求欲速之功也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
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若
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
分脈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耳
然謝子之言以覺言仁而亦曰心有侯子非之曰
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為仁則
不可夫以夫子一念開來學之血誠其所辨說於

人者從容整暇若是其渾然吾則只誦說吾夫子之說而答之固陋甚矣也堪一呵或者退漫錄如右覽者莫以飭餽說話看之自有皮裏春秋可與知道者道

分命諸臣書朱夫子詩漫書卷端

庚申

予嘗編定朱子詩釐為雅誦六編進講于經筵曾筵頌之京外校官教曰欲做聲明之治莫先於詩教欲求詩教之本宜自朱子詩始雅誦之所以編也然夫子之詩棣棣不可選也予自春邸尊閣諷誦每欲會通全部以做三百篇之體近且眼力難

御細字命在廷諸臣分掌各編大字書進以句不以行俾便於考閱選其詩者述夫子陶詩之編也分其掌者慕夫子小學之書也大其字者同夫子喜看之意也况諸臣皆禮遇簡拔朝夕密邇之人雖編帙有多寡筆法有工拙而點畫行墨之間可見其人之性情氣象此卷又與萬川明月主人翁自序命諸臣書之義均後之覽者亦可以觀其書而知其人因其人而想其世清燕有暇時加披繙欣然若風雲喜起之會在諸臣甚榮且幸而予之樂與士大夫隨處與共之一副規模垂老不改亦

必有識得者歟乃命大臣閣臣講製文臣耆社文苑銓部王署長卿宰下大夫以上藝書者一百二十有四人分書詞賦操五七言古近體千二百二十一首以進合十二冊於其卷首漫錄命書之所由時予臨御之二十有四年庚申夏書

答周公書編輯諸臣問目

開卷第一義即篇名也小學之書云者雖見於朱夫子往復東牘小學集成綱領篇及題辭卷亦以小學之書書之然未必是定著之篇號至於大學即禮記篇名而與中庸曲禮檀弓等名相似今若

以大學序文中大學之書一句謂是大學之篇名則中庸何不曰中庸之書也自古至今費楮剝毫充棟汗牛之籍未嘗有似此篇號以周公書為名可耳

聖人文字體裁謹嚴是書取舍當以程朱定論為準的外此傳疑之書決不可載錄况外篇云者始見於老莊諸書豈可援用於元聖之書乎汲冢周書及逸書二篇竝勿錄入以從簡嚴

陸氏之以釋詁為周公所作雖本於張揖廣雅表而張前如郭景純輩但稱其興於中古隆於漢氏

而已漢藝文志亦不著撰人名氏此後儒所以不能無疑於張說者也宜勿載錄

吾意則易書詩三經夫子之所嘗編定者也於易取周公爻辭系之以夫子象傳文言傳於書詩諸篇一遵朱夫子已定之論取之於周官亦遵朱子定論中周禮規模皆從周公做直是非聖人做不得之訓亦取之如冬官之考工記低一字屬之附庸為穩

夫子小象之低一字書之義例較然無容議為矣蓋彖象二傳之分附逐卦逐爻之下始自費直本

遂失古經真面呂東萊因晁氏書更定古易朱子亟稱其近古所著本義亦用其本 明永樂中纂修周易大全合本義程傳而一之復從費直鄭玄之本故上下經十翼之古本篇目畷有知之者予嘗恨之然此書既為周公之專書與周易全經體裁不同則不得不以小象之文分附於各爻之下還用費鄭之例矣然吾意直去象曰二字則猶為近古今以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八字低一字書之於初九爻之次行甚當

又思之古易則不言初九等爻名初九爻則畫一

九二以下倣此今亦用此例為可耶

既錄小象之文矣文言傳中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亦分錄於各爻之下而潛龍勿用何謂也下直接龍德而隱者之句為可耶

金滕之為周公書非曰不然而吾所以難之者為其全篇之不皆出於周公也僉議既如是第姑錄之

六義既分屬於各章則篇旨亦當依集傳書之於首章六義之下惟加圈而別之為可

易之小象既不書象曰二字則只於詩經書以未

子曰者得無嫌於參商耶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七

奉

教校正

奎輔國崇祿太議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師屋 奎蘭提學 臣 金載瓚

輔國崇祿太領敦寧府事永安府院君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提學知均館事 奎蘭檢校提學 臣 金祖淳

輔國崇祿右判樞府事兼書院書院大提學藝文館提學知均館事 世在賓客 奎蘭提學 臣 沈象奎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參贊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提學知均館事 世在賓客 奎蘭提學 臣 南公轍

崇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均館事 世在賓客 奎蘭提學 臣 徐榮輔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同知均館事文館提學 世在賓客原任 奎蘭提學 臣 朴宗慶

嘉善公觀德兼書院書院使兼領國子監書院書院府府學院使 奎蘭提學春秋館提學 臣 李存秀

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贊官同知均館春秋館事 奎蘭提學知製 教 臣 金履喬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 奎章閣檢校待教臣朴宗薰
通政大夫禮曹參議兼 世子侍講院輔德 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 教臣李魯益
通政大夫監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世侍講院輔德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李龍秀
通訓大夫文館應教兼 經筵講官春秋館修撰官 世侍講院學士 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 教臣李光文
通訓大夫文館應教兼 經筵講官春秋館修撰官 世侍講院學士 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 教臣鄭元容
通訓大夫文館修撰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 世侍講院學士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朴綺壽
務功郎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 奎章閣待教校書館正字知製 教臣李鶴秀

奉

教監印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成海應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元有鎮
通訓大夫行通禮院引儀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柳本學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徐有殷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檢書官臣柳本藝
通訓大夫行司圃署別提 奎章閣檢書官臣李度衍
効力副尉守忠武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李文哲
効力副尉守忠武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洪義人



